

張作錦：沒有明確定義 文化雅俗在於念不俗

人们对雅俗有许多误解，而事实上，雅俗与文言文或白话文无关，也与个人身分的高低贵贱无关。

些所谓的俗文另有雅意，只要厘清雅俗，就会了解我们要批评或要拒绝的应是实质上的俗，而不是形式上的俗，否则可能只是外雅内俗。”

应避免鄙俗庸俗媚俗

他表示，俗可分鄙俗、庸俗及媚俗，这些都是媒体应避免的行为。

他说，鄙俗是指诉诸感官刺激而不提升人的精神层面为目的的作法，并对不幸及受苦的人既不尊重也不同情，心中只有阅读率和收视率，罔顾媒体所标榜的社会责任。

“附庸风雅，一心脱俗入雅的人则会更见其俗，这就是庸俗；没有创见，只知道模仿、跟风 and 拾人牙慧，又或牺牲他人的隐私、名誉等以哗众取宠或推销自己，都是庸俗的行为。”

他说，媒体最常犯的错是媚俗，即宁取时尚但肤浅的话题，也不敢对抗大众做深入的课题讨论。

“人俗了才会有俗念、俗行、俗事和俗文，若是如此，不论表现方式如何雅驯，仍掩不了本质上的俗。”

(吉隆坡25日讯)台湾著名媒体人张作锦表示，雅俗只是一种手段，表达的内容才最重要，因此，文化是雅是俗，重点在于人的念不俗。

他说，再雅的文章也掩不了俗念，只有念不俗才重要。

他今日在第三届海外华文书市，主题为“雅文化·俗文化，解读报纸、电影、书刊的文化密码”的文化论坛中表示，雅文教不了俗念，在媒体广大不同教育与文化背景的群众中，文化难以定义及被规范，而雅俗本身更是没有明确的定义。

他认为，人们对雅俗有许多误解，而事实上，雅俗与文言文或白话文无关，也与个人身分的高低贵贱无关。

“多数人欢喜的未必是俗，有



文化论坛吸引文学爱好者踊跃出席，并对4位主讲者的精辟见解赞不绝口。

梁文道：更懂得人性 讀經典文學尋人文價值

(吉隆坡25日讯)凤凰卫视评论员梁文道说，在流行与通俗文化和文学大行其道的时代里，他仍然会阅读经典文学，并从经典中寻得人文的价值及教育真义。

被誉为“香港文化教父”的梁文道在第三届海外华文书市的“雅文化，俗文化—解读报纸、电影、书刊的文化密码”文化论坛上表示，他永远都记得经典对人性的复杂、残酷与无奈的描写，每部经典都不断让他重新检视“我是谁”，面对什么样的生活与处境。

“因此，在通俗文学翻身时，我仍然要读经典，它并不一定让我们变得更好，却让我们更懂得人性中种种的不可测、无常、暧昧、困难与悲伤。”

他说，过去“经典”未必是一个好的名词，其价值含义不断变化。经典予人的印象就像大理石像般，不可亲近只能远瞻，所以很多人都知道经典，但却没有读过经典。

他说，一部文学之所以成为经典，未必是一部好作品，而是有的人说这部作品很好，并因此达到自己的目的。

“站在人文主义上来看经典教育，简单来说就是教一个好人，更简单来说人们都相信知书达礼的人就一定是好人。”

“但是，事实上有很多读书人未必是好人，读太多书者可能会变得更邪恶。”

他说，读书是培养人性，扩大侧隐之心的方法，即佛家倡议的“慈悲”，即能理解一个人的处境。人文教育该注重上述人性价值。

分享读书心得

他也在会上与出席者分享其读书心得，尤其是经典文学的阅读心得，令出席者受益匪浅。

“读文学作品，就是要从中去读我们不曾也不能体验的生活。例如许多异性恋者如今不再歧视同性恋者，因为通过文学及电影，他们都了解同性恋。”

馬家輝言談風趣詼諧 以報社實際工作經驗為例

香港著名媒体人兼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助理主任马家辉也在现场分享“副刊专栏与社会变迁”的巧妙关系，并例举他在报社里的实际工作经验。他风趣谈谐的谈话令观众捧腹大笑。

他说，雅俗的定位在于掌权者，例如一幅裸照究竟是雅或俗，就看以什么样的框框定义裸照，使一张照片被归类为色情或是艺术。

他说，报章的专栏形式在2000年受到网络媒体崛起的挑战，因此专栏也转向在网络开设部落格，开展另一个探索平台。



马家辉(左起)与梁文道在主持人梁靖芬(中)引导下，问答现场观众的问题。右起为张作锦及钱钢。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播媒体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席钱钢表示，历史与社会的变迁会让一些词语的使用出现变革，淡化意识形态，使媒体的报道也出现变化。

他说，以“红心”一词为例，在文革时期，红心是听话与奉献的意思，代表无条件拥护私心换公心、为民灭私的概念；在红心传播达顶峰时，红心的定义归一为忠心，这皆是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包装。

他发表主题为“红心的考证——流行词语与中国社会变迁的演说时表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象征政治符号的红心一词逐渐冷却，但在西藏独立分子及奥运圣火传递事件后，有政治意味的红心又出现了。

意识形态淡化

“在四川大地震后，红心又有了新内涵，中国首次降半旗为百姓致哀，这是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没有的事；我根据两次大地震首10天报章的报道，以‘生命’这个词做计算，发现当年唐山地震后的首10天，只有7篇文章用了生命二字，但四川地震却有149篇文章。”

他说，这就是历史的变化，让只讲公没有私、只有集体没有个人的意识形态淡化，让人看到国家以外，更多属于个人的力量。

“因此，红心现在的意义也变了，从当年充满政治外衣的效忠党，变成人心的爱。”

錢鋼：詞語隨社會變遷變革